

乡村黄昏



□代义国

乡村的黄昏，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美丽动人的图画。那情，那景，会使你忘形于其中。

当夕阳西斜，半边天嫣红的时候，黄昏便披上明丽的浅黄色的轻纱，走在了辽阔的乡野之间。

这时，夕阳红红的，霞艳艳的，风柔柔的。夕阳红着脸，站在西山，深情地作着最后一次的谢幕。霞光像彩缎一般，慢慢向四周披散开来，

抹在云天，铺在地面。缕缕炊烟袅袅升起，被柔风轻轻托起，飘过了林梢。静谧的小村渐渐融入晚霞的余晖和农家的炊烟里……

田间的小路上，劳作一天的乡亲们带着满身的泥土和汗水，肩着农具，携着霞辉，哼着走调的小曲儿往村里走；偶尔也有一两个戴着尖斗笠的小牧童，挥着鞭子，驱赶着洁白的羊群缓缓前行，把太阳抛在西边的山巅。村外小溪边，早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小

伙，站在水中，撩起被霞光染红的溪水，向前胸后背泼洒，洗涤着一天的疲惫；偶尔也有几个下工从溪边路过的小媳妇，调皮地向水中的小伙掷着土坷垃，被斗笠遮剩的半边脸，也被霞光染得红红的……夕阳落下了半边，晚风缓缓地吹着，暑气渐消，炊烟也悄悄地融入了暮色。

西天的霞喷升着，流光溢彩，变幻着，越发绚丽，也染红了半边天宇。黄昏像一位贵妇人，更加丰腴华美了。这时的空

中，总会有成群结队艳丽的蜻蜓翩跹飞舞，也总会有一两只归巢的鸟儿丢下一两声清亮的啼鸣……这时的村口，也总会有一二农妇扯着长腔，“狗儿”、“猫儿”地呼唤着孩子的乳名，那余韵久久地在暮风中回荡；家家的院子里，都摆好了一张小饭桌，几个小板凳，饭菜端上来了，满村里都弥漫着浓浓的饭菜香……

夕阳落下西山，黄昏也抛下了轻纱，洗尽了铅华，天地间一片昏黄。

家在小院树上住

□张粉英

不知爸爸妈妈准备做窝之前有没有请风水大师算一下，就像人类许多房产开发商一样。现在来看我们的家，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：确实是块风水宝地。爸妈说，这叫幸运。

我们的家在一棵桃树上，那桃树枝繁叶茂。选择在枝权间做个窝，不算稀奇，可这里有太多稀奇。这棵桃树长在一个小院子里，高高的围墙阻止了没有翅膀的家伙进来，安全系数超高。旁边有一丛竹子，增加了我们私家住宅的私密性。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妻，有一个儿子，但最近远航去了，抱孙子还早，爱就有点青黄不接的，以至于泛滥成灾。女主人在QQ空间里这样写道：你不在家，我们把这几个白头翁且当着孩子养吧，别嫉妒哦！

夏天来了，主人在桃树旁边支起一个帐篷，早晚坐在帐篷里吃饭，帐篷里有一张石头桌子，四只石头凳子。妈妈进桃树丛中生蛋的时候，主人正吃早饭，一抬头看见了。主人没有声张，妈妈也没有吱声。没几天，妈妈产下四枚蛋。为了我们尽快出生，爸爸妈妈轮流抱窝，24小时家里不缺鸟。主人从来不打搅我们，小院子一直很安静。

不安静的一天是我们出生之后，趁爸爸妈妈出去觅食的当儿，女主人站到一张椅子上，偷窥了我们。我们赤身裸体，皮肤几乎透明，难为情死了。看了一眼，女主人就赶快溜下，因为爸爸妈妈回来了，远远看见，站到屋脊上唧唧呱呱，开骂。不过女主人听不懂鸟语，她没有生气，好像还偷偷自责了一番，在空间又写道：我多么想告诉鸟儿我没有一点恶意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我恨不能写一份检查书贴在鸟窝上。

这一次偷窥并没有动摇爸爸妈妈抚养我们的决心。女主人看见爸爸妈妈又回来了，松了一口气。不过人这种动物也够贱的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：发现爸爸妈妈照样回来之后，女主人贼胆大了起来，每天都爬上来，把手伸到鸟窝上方快速拍几张照片，贴到自己空间和博客上去得瑟。有时还丢几粒面包屑子进来。真不敢恭维，面包屑子哪有虫子好吃？不过爸爸妈妈把虫子吐给我们吃了之后，毫不客气地捡拾了面包。饿的时候，嗟来之食也是食，谁叫我们是吃货呢？女主人有时候打死几只苍蝇、捉几只豆荚里的肉虫虫，也扔到窝里，哈哈，那个好吃！

有一天晚上，突降大雨，主人已经上床看电视了，我的妈妈也在窝里。雨实在太大了，“噼噼啪啪”打在妈妈身上，妈妈开始“哆哆哆哆”呻吟，大概很冷。但是再冷妈妈也要坚持：只要妈妈一离开窝，大雨点迎头砸下来，我们必死无疑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羽毛，抵抗不了哪怕一点点寒冷。又一会儿，刮起了大风，我们的家开始飘摇起来。怎么挨过这样的夜晚呢？

正在担心之间，主人夫妇起床了。男主人拿一把手电，女主人拿一把伞，几根绳子，冒着雨，他们在鸟窝上方撑起了伞。妈妈吓得逃跑了。以为主人要来害她。不过我们知道主人不会，所以我们任凭主人去折腾，心安理得。

这一夜很安稳。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在主人支起的伞下，我们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安夜。

第二天，阳光灿烂，我们看见，主人昨天晚上穿过的睡衣，洗了，晾在衣架上。

燕语呢喃

□钟立红

我家南阳台门的上方墙壁，忽然粘了一片零散的黄泥——燕子在筑窝！

去年有两只燕子在我家北阳台上方筑了一个小窝，生儿育女忙活了半年。到了秋天，燕子父母率两只小燕子飞向了南方。不知它们何时离去，留给我们许多牵挂。今年春天，当燕儿成双成对叽叽啾啾在楼群周围欢叫翻飞时，我们全家就盼燕儿重返旧居。难道它们找不到昔日的家园，还是它们在南迁或北归的途中遇到了意外？是因为我们为接住燕儿的粪便曾在燕窝下设一块木板而使燕儿误解，不肯再来了？

都说燕子在谁家筑窝，谁家就有好运气。我们很珍惜燕子对我家的选择。终于又盼来了燕子，不过它们并未住进去年的旧巢，而是在我家南阳台门的上方建起了新居。我们每次开门时，总是分外小心，生怕惊吓了正在筑窝的燕儿。一双燕儿衔泥归来，“唰”地收拢双翅，站到刚有雏形的窝沿，回身，分头将口中湿泥像挤牙膏一样吐成一个坨，边吐边叩头，尖嘴将湿泥整得结结实实，不留一丝缝隙。整毕，两只燕儿互相呢喃着，在离窝的同时双翅像剪刀一样“唰”地张开，一前一后飞去，转瞬无影无踪。

燕窝飞快地大起来，已接近尾声了，而两只燕儿却心力交瘁，羽毛灰暗，看着叫人心疼。



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叽叽啾啾奔忙于燕窝之上的竟有四只燕儿，忙叫老公、儿子来看，老公说：“燕子和人一样，一家有难大家帮嘛。”去年我往北阳台上的燕窝下边放木板时，窝里的乳燕和捕食归来的燕子父母呐喊助威，充分显示出群体力量。

那会儿群燕在空中转圈儿，儿子在阳台上转圈儿，心情

比空中的燕子还焦急：“妈妈！好啦！燕子害怕啦！”……儿子后来多次埋怨我不该嫌弃燕儿的粪便，把燕儿吓走了。我说：“今年燕子拉多少粪便也不在乎，我收拾就是了。”

燕窝收口了，又只剩下两只燕儿在忙。他们精益求精，把窝口筑得只容一只敛翅的燕儿进出，而窝却大得能孵十只燕儿。和北阳台上泥草飘零的旧

巢相比，这已是豪华的宫殿了。我忽然产生这样的联想：这燕子会不会就是去年北阳台上的燕子中的一对？它们并非误解了我们的好意，是嫌弃那个窝太寒酸了才执意放弃，又在我家阳台上筑起了“现代化”的新居？

两只燕儿出双入对，细语呢喃，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温馨的情韵。

